

禾下乘凉梦 送别袁隆平

天下粮心
陈民宪

无数无数颗稻穗
此刻弯下了腰 低下了头
朝着一个方向默默地送行
送别他们集体的无与伦比的父亲

远处风吹过来 稻浪翻滚
我和千千万万的人 奔向稻海
与无数无数颗稻穗 站在一起
一起致敬最伟大的天下粮心

父亲 你带着梦
离开了你朝夕相伴的稻香
父亲 你的魂魄

将永远厚植在你爱的土地上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词作家、音乐策划人)

苏幕遮·悼袁隆平
桂维诚

记当年，
风雨起，
饿殍饥民，
无限伤心史。
可叹烟消云散矣。
仓廩粮心，
使命终身系。

苦耕耘，
存伟志，

六十余年，
育种传千世。
梦寄稻粱增产事。
谁料今朝，
君去留无计！
(作者系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资深语文高级教师、作家)

七律·悼袁隆平院士
陈洪勋

犹记三年灾害时，
饱餐一顿死由之。
粒粮可数添锅水，
野菜挖光扒树皮。
野忍饥虫销瘦骨，
夜耽浮肿毁双慈。

惊闻国士归天去，
长啸一声君可知？
(作者系宁波电视台原台长)

七律·悼念袁公
林佩茂

噩耗传闻假又真，
天崩地裂泪盈巾。
毕其生稻粱谋者，
倾尔心仓廩实人。
禾下乘凉幽梦远，
海中造福骏图新。
勋章炳国君仙逝，
千古隆平泽兆民。
(作者系宁波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开游节 我们一起出发

应满云

408年前，他从宁海开始
跋山涉水 云游天下
徐霞客 一个穿越时空的名字
让人想起地理
让人想起文学
因为他
静城宁海与人意山光
与浙东唐诗之路
连在了一起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450名唐代诗人纷至沓来
他们踏上的浙东山水
正是徐霞客描绘的旅游路线
1500多首不朽诗篇
赞咏瑰丽风光
铺成一条
云蒸霞蔚的唐诗之路
璀璨华夏文学的浩瀚星空

三十多年追梦
六十万字记录
一部《徐霞客游记》
将情感倾注于人文山水
流芳千古的奇书
和唐诗一样熠熠生辉
在地学史上树起求真的标杆
在文明史上
建起精神的家园

站在霞客与唐诗之路的节点
宁海 意气风发
唱响中国旅游新的乐章
宁海 全程接力
完成游线标志地认证
续启霞客游线申世遗
宁海 借船出海横空出世
和游线一百六十个城市
齐声合唱 同频共振

前童古镇 伍山石窟
南溪温泉 强蛟海湾
红妆黛瓦 静养温泉
缙城游学 红色梅花
以节为媒 一镇一品
文旅融合 全域旅游
宁海在赶考
微改造精提升 全省示范
箬路蓝缕 久久为功

我们立下誓言
让每一方土地
成为唐诗传承的新节点
让每一个空间
成为霞客精神的新高地
让每一次改革
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动能
让每一项创新
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文化传情
山水有意
徐霞客游记开篇地的宁海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五月
向世界发出诚挚的邀请
让我们一起出发
走向青山秀水
走向繁花与共
走向诗和远方



驄馬河畔

陈顺意 摄

苦 骨

冯志军

民间有一套相术，根据体貌特征来推断人的命运走向，比如“屁股大好生养”“一旋横，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嘴大吃四方”“头大享福，脚大劳碌”……我们听着这样俗语长大，半信半疑，诚惶诚恐。

平日很少露脚，夏天再热也包得严严实实。去洗脚，洗脚工欲言又止：你这张脸生得蛮漂亮，一双脚……言下之意，丑呗。

我的脚并不大，穿34码的鞋，配154厘米身高和45公斤的体重，还算娇小。但这脚若碰到尖头皮鞋，36码的都撑不下，原因是我的前脚掌奇宽，大拇指根凸起一座小山，一般的鞋多半挤不进去。外婆在世时常痛惜：囡啊囡啊，怎么生了双苦骨脚……苦骨？对，凸起的那块就叫苦骨，据说，有苦骨的人命苦。

外婆有一双奇形怪状的脚，大脚趾搭靠在食趾上，怎么掰也掰不开。其余三指小了点，紧粘在一起，平常也不轻易张开。她的脚掌大脚趾根关节突出，像只特意画出来的三角粽，又厚又大。每当走了长路，或农忙歇脚时，外婆把鞋甩一边，脚搁上膝盖不停揉搓红肿的“铁三角”喟叹：“苦骨苦骨命苦啊。”我小，那时只知道外公早逝，是外婆一人种田养家。上世纪40年代的农村，那可不是件易事。外婆好强，能识文断字，每当月亮明晃晃时，总拿本书在屋外读整夜。村里人看不惯——种田人，读书

干什么？

看到外婆揉脚，母亲笑她：“妈妈，你的脚是小时外婆给你绑过又放开形成的。你没苦骨，命会越来越好的。”外婆的脚也叫“解放脚”，太太给外婆缠过足才会“苦骨”突出。外婆笑笑，穿上鞋乐颠颠劈柴做饭去了，还有6个孙辈要养，哪有时间看脚感叹命运算计呢？说“命好”就命好，外婆这代人坚韧，时代给予的不公和困苦都能接受消化，像田里采得的野菜，再苦也能化作桌上的肉食，填饱肚子养大孩子应对日子。外婆边说命苦边不低头，就算头顶茅草的两间破屋，稍有空，也打盆水拿抹布反复擦着老木门，她说：“门是门面，人家看到你家门清清爽爽的，就知道你做人也清爽。”我常站在外婆的“老木门”前，细细抚摸被擦得纹理毕现的光滑木门，想着外婆的“苦骨”和她的“倔强”。

母亲的脚又大又扁，脚趾头舒朗自由，一看就是在田埂间挑担种田的。母亲没有“苦骨”，却经历了时代的诸多磨难，又没学得外婆的豁达乐观，一生紧张悲观，活得艰难逼仄。近两年，面临我父亲的突然去世和独子的病危，终日抑郁。她再三提起，以前算命先生说过她命不会差的，何况她没有苦骨，于是终日在伤感和悲愤中，斥责生活的不公。有时我跟着一起落泪，有时我又心里难过：妈妈，命运这事岂能算命的说了算？我不敢说，

母亲的一生已固圈在一贯的观念里，若我开口，母亲又会担心起因的苦骨、我的命运了。

对，我脚上有一对苦骨，它的存在让我一言难尽。

先生常笑我脚丑，粗硬不说，还长了该长的不该长的毛病。儿时夏天，赤脚走天下。农村机耕路到处是小石头黄泥沙，狗屎牛粪再多也一路狂奔……直到冬天或要上学，才穿上薄底的布鞋，没几天脚底将要磨出洞时，忙小心洗净藏起——出门做客再穿吧。

我的脚是“放脚”，和所有“放鸡”“放鸭”一样自由散漫，宽大不稀奇，但有一对苦骨让母亲苦恼不已——菩萨保佑，我因命要好啊！

十七八岁住到镇里，喜欢上一个农村男孩，农忙时骑三四十里路，到男孩家种田割稻……秋时，男孩偷偷跟我说：我妈说你一对苦骨命不好，不让我和你做朋友。我们最后的不了了之虽不是因为我的“苦骨”，但他妈说过的话，影响了我十年之久——苦骨真命苦？

已将知天命，一对苦骨依旧，常让我在商店精致细巧的鞋前流连忘返。细数人生的每一日、每件大事和嵌在生活中的每件小事，觉得男孩母亲的话好笑——生活跌撞本是常态，就看不怎么去面对了。若把日子中必定要经历的都看成愁苦和困难，不生“苦骨”的人命也不一定好。反之，我这个生了“苦骨”的，因有颓乐观向上的心，身边有一群积极无畏的人，枕边有一个心大宽容的人，又身处一个靠努力说话的时代，“苦骨”便不“苦”了。

人生啊，有些苦是想象出来的，有些话是人强调出来的，有些事通过努力是能改变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春天的时候走进总浦塘，河港上的烟波浓淡淡淡，我的心绪也随之袅袅娜娜弥漫开来。

总浦塘是宁海长街镇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千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先人们居住在高高的山上，以海为生，除了捕捞海上的鱼虾，还耕耘滩涂淤积后形成的土地。滩涂浮出水面，一年比一年高。先民们开始在高滩周围筑起泥坝，在上面晒盐、种植，建起了村庄。大海一退再退，终于形成了“长亭洋、十六滩”。十六滩上的人们，脸色黝黑，声如洪钟，皆闻海人后裔也。

我的老同事鲍允伟退休后在这里当村支书。我来到总浦塘时，鲍指着远处的山峰说，山冈上有一块两只足球场大小的平坦之地，称为天灯盏。我说，八成是古村的所在地。想象一下，明月当空，天地间一片银辉，那不是天灯盏是什么？

眼下的总浦塘，是一个标准的水乡。

鲍允伟带我去走河港。他说，如果在天上看，总浦塘除了三个自然村，有六条相依相连的河港，像一条呼呼生风的龙。确实，当十六滩逐渐成为人们栖息的村落后，那些海中的深沟，成为现今的河港，它们依然保持着大海的野性。我看到，河港经过改造尽管已经是淡水，但掀起的波浪一点也不比海上的柔弱。

这里的河港自从与大海隔开，由于人们疏于管理，就呈现出自然的另一种“野性”：杂草疯长，淤泥加厚，垃圾遍地，臭气熏天。

听外面来的人提醒，村里人就红了脸。恰好县里、镇里派来干部搞“五水共治”，村民说，老祖宗交给我们的河港是干净的，它在我们手里变质了：东家的一只死鸭子扔在这里，西家的一条破棉絮也丢在这里……村干部、党员率先跳进污泥里，村民们也纷纷脱掉鞋子，撸起裤管，更有大型铲车挖机驶进来——水体生态修复工程，第一期村里投了700万元。

垃圾被一点一点清理，村民们不再往河港里乱扔东西；河边的杂草被拔掉，河岸上的杨柳忽地来了

精神，柳丝一条条亮亮地在风中飘扬。

紧接着，村里建起了保洁队、河道清理队、日常垃圾分类管理队。

村民们渐渐地发现，来村里的陌生面孔多了起来。有些是来河港边钓鱼的，有人是来踏青的。

河港变得洁净了，村里有见识的人仍然不满足。他们问村民：见过杭州西湖吗？西湖有水也有杨柳，咋比我们村庄美？村民说，西湖还有小桥流水，有苏堤白堤，有亭台楼阁……村民们凑在一起商量，眼睛闪闪发光：是啊，为什么我们没有？

河港的岸边，先建个木头栈道。栈道日长夜大，很快绕出了半个村子，长达1.2公里。清晨、夜晚，木栈道上留下了村民欢快的足音。

一幢幢实木打造的民宿，随后镶嵌在河港水面。斜阳下，古色古香的木屋倒影在水中，像童话一样美。跨河桥上还设有九曲之廊、露天舞台、观景平台，乡野风韵让城市来的人流连忘返。村里争取到上级的项目支持，这一次又投入了上千万元。

如何把风景转为财富，人人都在想着这桩美事。

鲍允伟说，村里能人很多，不仅有外出经商的老板，还有大学教授。这不，前些天召开村民大会，请了一位教授上课：如何把乡村风光与旅游结合起来？

村里总不能老是伸手问政府要钱，打算组建一个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将目前散乱的小规模的民宿、垂钓乐园、农家乐联合起来。除了企业投资，还发动村民入股。鲍允伟说，多数人同意这个计划，可部分村民仍有顾虑，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

观念，观念的转变能够抵万金呢，我笑起来，组织为啥派你到这里任村支书？教育、宣传，不就是你的本行吗？赶快露一手吧！

鲍允伟眉头一皱，马上又舒展开来：对，再难，也得做。

入晚，大型水上表演开始了，外来的游客在狂欢在欢笑。随后，整个村子枕着音乐静静地入眠。

周末在父母家里吃饭，自然要开几瓶啤酒。哥哥说，他晚上要去当教练，不能喝酒。我问他做什么教练，他说教村民们学习八段锦，倘若喝了酒，可能要打醉拳了。

我很是讶异，哥哥这几年在习拳我是知道的，想不到已经出师可以带徒了。我问他在哪里教，他说就在镇上的健身房，每天晚上六点半准时开练。

镇上有健身房？这又是一个令我大跌眼镜的信息。在我的理解中，健身房是高档住宅区的标配，是中产阶级的休闲场所。老家章水镇位于宁波西边，与城区以及近郊强镇相比，经济相对薄弱。哥哥说，健身房是由原来的布厂改建的，布厂老板非常喜欢太极拳，特意辟出一间厂房当健身房，供拳友们练拳。

章水镇企业不多，我熟知的更少，至于布厂，从未听说过。妹妹说：“不远，我骑电瓶车带你去。”

布厂位于镇区的西边，靠近樟溪河，规模不大。厂房改建的健身房很是宽敞，里面设施不多。地面的正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太极图，显示主人的爱好。哥哥——健身房名叫四明太极拳会馆，刚建好，牌匾还没做。他指着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精气神”三个字对我进行太极拳启蒙，着实让我刮目相看。哥哥比我大两岁，记忆中，他没有体育方面的天赋，学生时代，连学校里的运动会都没参加过。他小时候口头表达能力也不强，倘若吵架，肯定是吵不过人家的，后来办企业，需要跟各色人等打交道，说话利索多了，但我认为他当教练还欠火候。

几年前，镇上组建了一支太极拳队，哥哥报名参加，从此全身心投入，每天清晨风雨无阻习拳练功，我嫂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习拳的行列，他还时不时地在大家庭微信群里发几张练功照，看上去挺酷的。有一年他和几个拳友一起去舟山参加比赛，还获得了一块金光闪闪的奖牌。每次在父母家里吃饭，餐桌上总能听他介绍太极拳功，说起来一套又一套的，讲到兴头上，他还会放下碗筷比划几下。我发现哥哥习拳的这几年来，最大的改变是原本弓着的背脊挺直了。据哥哥说，有一位拳友比他还投入，把企业交给老婆打理，只醉心于太极拳术，客户催货电话打来了，他也爱理不理。在我的印象中，太极拳是退休老人们的功课，它缓慢的节奏跟步履匆匆的上班族不太合拍，所以，我虽然知道习拳能强身健体，好处多多，但一直没去拜师学艺。

夜幕四合，习拳的村民们陆续到来，哥哥让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跟着学，说是学会一招也好的。八段锦起源于宋初，是中华武术中最高贵华丽的八段动作，去年疫情最严峻期间，国家卫健委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陈雪峰说“心里烦躁时可做一遍八段锦。”八段锦一下子在网络上流行开来，它简单易学，无需器械，不受场地局限，健身强体效果很好。

宁波老话说，做阿爹像阿爹。我哥哥站在前面一边讲解一边示范，不紧不慢，条理清楚，挺像个教练的。我和村民们一起跟着学，感觉难度不大，学会很容易，但习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贵在长年累月的坚持。那天来学八段锦的有二十多位村民，以中年人居多，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事一大堆，但都准时地到来，一招一式很是认真，每个人都精气神十足。

烟波清朗总浦塘

浦子

崔海波